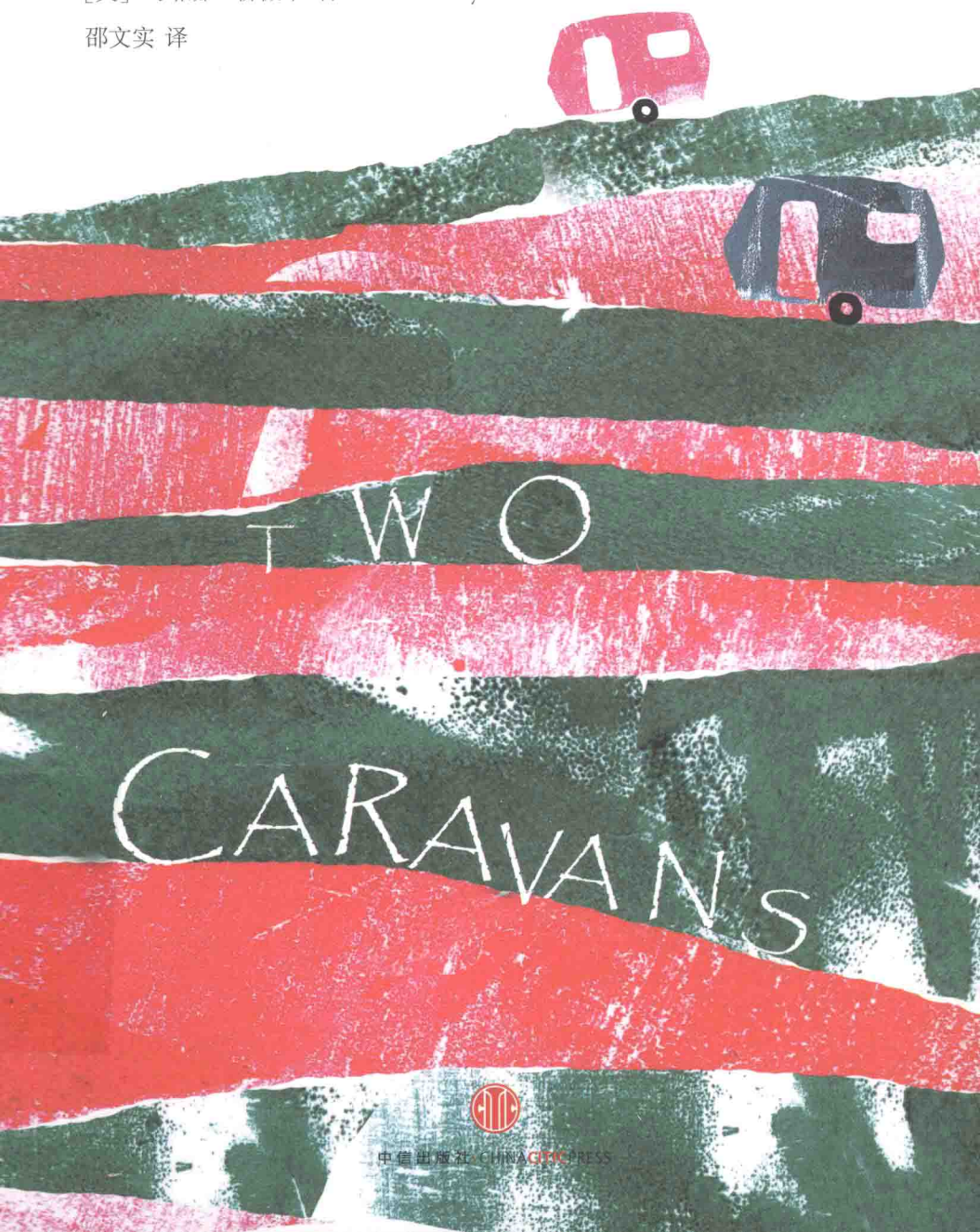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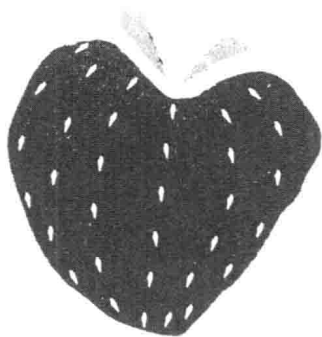
英国农民工小像

[英] 玛琳娜·柳薇卡 著 Marina Lewycka

邵文实 译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



Two Caravans

英国农民工小像

[英] 玛琳娜·柳薇卡 著 Marina Lewycka

邵文实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英国农民工小像 / (英) 柳薇卡著 ; 邵文实译 . —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 , 2014.6

书名原文 : Two Caravans

ISBN 978-7-5086-4439-4

I . ① 英… II . ① 柳… ② 邵… III . ① 长篇小说 - 英国 - 现代 IV 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26812 号

Two Caravans by Marina Lewycka

Copyright © 2008 by Marina Lewycka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. M. Heath & Co.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4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.

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英国农民工小像

著 者 : [英] 玛琳娜 · 柳薇卡

译 者 : 邵文实

策划推广 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 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 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: 889mm×1194mm 1/32 印 张 : 12 字 数 : 258 千字

版 次 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86-4439-4/I·494

定 价 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 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 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 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 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 : author@citicpub.com

致莫克姆海湾的拾贝者

可是，我向所有同伴祈求，
如果我依照幻想信口开河，
请不要为我的话感到生气恼怒，
因为我的初衷只为逗乐。

——杰弗雷·乔叟

《坎特伯雷故事集·巴斯太太的故事》

目录

1	两辆房车
64	再见,草莓。你好,手机
116	毛茛草地
195	五间浴室
242	本德尔
287	四山墙
322	九女士
376	鸣谢

两辆房车

田野——这是片广袤的田野，势向南倾，横亘在一道绵长的山丘之上，山丘蜿蜒曲折，延伸进一道神秘幽寂、树木葱茏的山谷。山楂树和榛子树构成的密篱掩映着山谷，野玫瑰和幽香四溢的金银花点缀其间。清晨，一缕微风轻轻掠过唐斯丘陵^①，它的俏劲儿恰够它与从英吉利海峡袭来的咸鲜雾气翩然相吻。真个儿的，那气息是这样愉情悦性，你端坐在此，恍恍然如在天堂。田野上还有两辆房车，一辆是男人的，一辆是女人的。

可是，如果这里真是伊甸园，那就该有棵苹果树，约拉心想。但这里是英国田园，田野上到处是渐红渐熟的草莓果儿。这里没有蛇，但有个“面球儿”。

身材娇小、风姿绰约的约拉坐在女人房车的踏板上，一面将脚

^① 唐斯丘陵(Downs)，英格兰南部的圆顶山丘，由典型的白垩岩构成。其支脉向东延伸至肯特郡一带。在这里，同样类型的白垩岩山丘称作丘陵地带。(本书脚注均为译注)

指甲涂成撩人的浅莲色，一面拿眼瞅着“面球儿”的路虎汽车驶进位于田野底端的大门，瞅着新来的人从副驾驶座上爬下来。真个儿的，她一辈子也闹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非得整来不值两个大子儿的妞儿，而明眼人都知道，这里需要的是另外一个男人——如果他是个成熟的男人当然更好，不过他得有自己的头发和好看的双腿，还得有副平和的好性子——他不仅草莓摘得比别人快，还可为他们的小小团队带来令人愉快的两性和谐。可是，谁都瞧得出，这位小大姐只会把这里搅得鸡飞狗跳，好比将一只狐狸放进了鸡窝。这下可好了，所有的男人都将唯她马首是瞻，为博她的一笑而明争暗斗，全然忘了自己来这儿是为了什么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其实是来采草莓的。这个念头弄得约拉心烦意乱，让她无法集中注意力去拾掇中趾，弄得它惨不忍睹，如同一截搞砸了的断肢。

还有个空间的问题，约拉琢磨着，一面觑着眼仔细打量着新来的女孩，她正经过男人们的房车，从坡下面往上走来。虽然这里的女人比男人多，可女人们的房车却比男人的小，只是辆有四个铺位的旅行车，就是你去波罗的海度假时可能会拖在车后面的那种。约拉身为工头，可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虽说身材娇小，但派头可不小，所以她理所当然地独占了一个铺位。玛尔塔，她的外甥女，占着另一张单人铺。还有两个中国女孩——约拉永远也搞不清她们姓甚名谁——共用那张折叠式的双人床，一旦把它打开，就会占据整个地面空间。就这么着，再来人可没地儿了。

她们四人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将房车装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看上去颇有点家的模样。两个中国女孩在墙上贴上了动物宝宝和贝克汉

姆的照片。玛尔塔又在贝克汉姆旁边贴了张克拉科夫^①黑脸圣母的画。喜欢样样东西都闻起来香喷喷的约拉将一束野花插在只杯子里,里面有野蔷薇,有剪秋罗,还有黄白相间的金银花,让空气变得甜丝丝的。

让她们的房车显得分外迷人的一大特点是储物空间的聪明配置:这里有紧凑的橱柜,设计巧妙的齐头高的箱子和匣子,它们都有装饰可爱的把手,样样东西都能收藏其中。约拉喜欢把东西归置得整整齐齐的。四个女人知道如何回避彼此,她们已精于此道,可以在这个充满女性柔美气息的空间里回旋自如,而绝不碰到彼此。她们可不像那些个男人,他们先天不足,总是笨手笨脚的,占据着本来全无必要的空间,虽说他们也是没法子,而且他们的确有些好处,这个她会在后面向你慢慢道来。

这个新来的妞儿——她径直跳上房车,把背包撂在地板中央。她说,她从基辅来,一面满脸堆笑地打量着四周。她名叫爱丽娜。她显得疲惫不堪,蓬头垢面,浑身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油炸薯片的味儿。她该把背包放在哪儿呢?她该在哪里睡觉呢?她笑个什么劲儿呢?这是约拉想知道的。

*

“爱丽娜,宝贝儿,你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。你不是非走不可!”

在基辅汽车站,妈妈一面号啕大哭,一面用纸巾擦拭着她那有

^① 克拉科夫(Kralow),波兰历史名城,位于维斯瓦河上游,距华沙约250公里。

些发红的眼睛，弄得场面好不尴尬。

“妈，拜托！我又不是小孩子！”

当妈的在此时此刻痛哭流涕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可就在这时，我那粗枝大叶的老爸也冒了出来，衬衫从上到下无一处不是皱巴巴的，一头银发根根直竖，活像一头老态龙钟的豪猪。好吧，我承认这让我乱了方寸。我没料到他会来送我。

“爱丽娜，小家伙，一路上小心啊。”

“哎呀，爸爸。这是怎么了？你以为我不会回来了么？”

“千万要当心，我的小家伙。”抽鼻涕，叹粗气。

“我不小了，爸爸。我十九了。你当我不照顾自己啊？”

“唉，我的小企鹅。”抽鼻涕，叹粗气。然后妈妈又开始了。然后——情不自禁地——我也开始了，抽鼻涕，叹粗气，揉眼睛，直到大巴司机让我们别再磨磨蹭蹭。于是妈妈将一个装着面包、腊肠和罂粟籽饼的袋子塞在我手里，我就这样上路了。从基辅到肯特，足足走了四十二个小时。

好吧，我得承认，在长途汽车上待四十二个小时可不是好玩的。等我们到利沃夫^①时，面包和腊肠全都到了我的肚子里。在波兰，我发现自己的脚踝开始肿了起来。当我们在德国的某个地方停下来加油时，我将罂粟籽饼的最后一点碎屑塞入口中，然后用散发着金属味的脏水将它冲下喉咙，那水是从一个有着不可饮用的标识的水龙头中流出来的。在比利时，我的月经不请自来，可我浑

^① 利沃夫(Lviv)，乌克兰西南部主要城市，西邻波兰。

然不知，直到暗红的血渗出我的牛仔裤，弄脏了座位。在法国，我的脚完全失去了知觉。在前往多佛的渡船上，我找到个厕所，将自己里里外外收拾干净。朝洗脸池上方水汽模糊的镜中望去，我看到一张毫无血色、眼圈乌黑的面孔，她也在目不转睛地回望着我，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，那是我吗？那个头发脏兮兮、乱糟糟，眼睛下面还有两个大眼袋的人？我在船上来回溜达着，好让腿部的血液循环恢复正常，并在晨光乍现之时，站在甲板上，借着雾蒙蒙的光线，瞭望让英格兰变成了现实的白色崖岸，它们美丽，神秘，是我梦中的乐土。

在多佛，沃尔克在船下接我，他挥动着上面写着我的名字——爱丽娜·布拉兹科——的小卡片。像大家常做的那样，他把我的名字拼错了。他是那种我妈妈会称之为缺少教养的人的类型，穿着件黑得瘆人的皮夹克——活脱脱是个从漫画书上走下来的黑帮老大——我不是在做噩梦吧！——那皮夹克不是真皮的，随着他的走动，它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响。他就欠一把枪啦。

他咕哝着对我表示欢迎。“嘿。你又（有）护照没？又冯（文）件没？”

他的声音低沉含混，嘴里散发出臭烘烘的烟味儿和烂牙味儿。

这个形似黑帮的人真该好好刷刷牙。我在背包里面摸索着，还未等我开口，他就一把夺过我的护照和季节性农工的文件，将它们塞进他那梦魇般的夹克衫的胸袋中。

“我收着为你。英格兰害（坏）人多多的有。偷你的，能。”

他拍拍口袋，并挤了挤眼睛。我一眼就看出，跟这种人没得商

量,于是将背包甩到肩上,跟着他穿过停车场,走向一辆庞大无比的汽车。这车闪着黑森森的光芒,介乎于坦克和卡车之间,车窗上贴着黑膜,铬合金的进气栅熠熠生辉——活脱脱就是辆黑手党的车。野蛮人和不受社会待见的人最喜欢这种高档车。实际上,他跟他的车真是一个模样:身体超重,形如坦克,大门牙闪着银光,黑夹克耀武扬威,乱糟糟的头发扎成马尾悬在背上,恰似一根排气管。哈哈。

他全无必要地抓着我的胳膊肘——真是个笨蛋,难道他以为我会逃跑?——然后将我一把推到后排座位上,这也是毫无必要的。在车里面,这辆黑手党汽车充斥着更强烈的烟草臭味。我坐在那里,不吱一声,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,而他则透过后视镜,肆无忌惮地打量我。他以为他瞧着谁呀?然后,他点燃了一支香烟,臭不可闻的那种——妈妈称它们为新俄国烟——难闻死了!——开始吞云吐雾起来。喷烟。熏臭。

我没有透过那黑黢黢的窗子饱览匆匆掠过的景色——我实在太累了——但我的身体没有错过感知路上的每一道弯,还有它在急刹车和转向时的剧烈颠簸和摇晃。这个黑老大真该上上驾驶课。

他旁边的副驾驶座上搁着个纸袋,里面装着薯片,他时不时地将左拳杵进去,掏出一大捧薯片塞进嘴巴里。掏摸,猛塞,咀嚼。掏摸,猛塞,咀嚼。全然没有教养。可是,薯片闻着可真馋人啊。香烟的味道,他一手把握着方向盘,一手往嘴里塞东西时造成的横

向运动,我的月经造成的身体下部的牵拉疼痛——它们让我在反胃不已的同时又饥饿难耐。最后,饥饿占了上风。我不知道这黑老大说的是何种语言。白俄罗斯语?他长得太黑了,不像白俄罗斯人。乌克兰语?他看着可不像乌克兰人。也许是从东部以外的某个地方来的?车臣?格鲁吉亚?格鲁吉亚人是什么样儿的?巴尔干半岛人?我拼着一猜,用俄语问道:“冒昧地问一下,沃尔克先生,我能吃点什么吗?”

他抬起眼。我们的眼睛在后视镜中相遇。他的眼睛可真像黑帮老大的——充满毒性的黑莓子,隐藏在杂乱如参差不齐的篱笆般的眉毛下。他用那种蛮横无礼的方式打量着我,眼睛在我的身上逡巡了个遍。

“小发发(花花)享(想)吃东西?”他用英语说,尽管他一定是听懂了我的俄语。也许他来自新近才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中的某一个,那些国家的人都会说俄语,可他们就是不说。OK,那么他想说英语?让我来给他露一手儿。

“确实如此,沃尔克先生。如果你可以加惠于我,如果这不会令你不便,能让我吃点东西的话,我将不胜感激。”

“没问题,小发发!”

他又满满地吃了一大口薯片——掏摸,猛塞,咀嚼——然后将油渍渍的纸袋中剩下的薯片揉成一团,越过椅背递给我。当我向前倾过身去接它们时,我看到在原来放薯片的地方还有一样东西。某种又小又黑又怕人的东西。哎呀!那是把真枪吗?

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。他要枪干吗?爸呀,妈呀,救命呀!

OK,就假装我没看到。也许它没有上膛。也许它只不过是种打火机。于是,我展开皱巴巴的纸袋——它看着就像个温暖多脂的鸟巢。里面的薯片油油的、软软的,还温温的。只剩下大约六片了,还有些碎屑。我一次就品上一片。它们略带咸味,还有一丝醋味,它们真是——嗯!——无与伦比的美味。油脂粘在我的唇边,裹住了我的手指,所以我别无选择,只能将它们舔掉,不过,我努力让自己做得不那么明显。

“谢谢你。”我礼貌地说,因为粗鲁是没教养的标志。

“不可(客)气。不可(客)气。”他晃了晃拳头,好像在说他有多慷慨似的。“路上的食物。所有的都会算在你的生活费里。”

生活费?我用不着再大惊小怪了。我端详着他的背部,那咯吱作响、接缝纵横的夹克衫,那参差不齐的马尾辫,那粗大的黄脖子,那些假皮领上的头皮屑。我又开始想呕吐了。

“这个费指什么?”

“费。费用。食物。交通。住宿。”他的双手都离开了方向盘,在空中挥舞着。“在喜(西)方生活太贵了,小发发。你以为谁会为所有这些奢侈品埋单?”

虽说他的英语烂得吓人,可那些词汇滔滔而出,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似的。“你以为这一切都会是免费的?”

那么妈妈说得对。“所有人都看得出,经营这个中介的都是些骗子。所有人,除了你,爱丽娜。(看看,知道妈妈是多瞧不起我了吧,她就是有这么个招人厌的习惯。)如果你对他们撒谎,爱丽娜,如果你假称是学农业的学生,而你连点边儿也沾不上,要是出了岔子,谁会帮你呢?”

然后,她会继续歇斯底里地说起在西方遭遇不测的乌克兰姑娘们的事儿——所有那些流言蜚语和报纸上的故事。

“可是,谁都知道这些事只会发生在呆头呆脑和没受过教育的女孩身上,妈妈。它们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。”

“如果您乐意对我说说有哪些费用,我会努力支付它们的。”

我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彬彬有礼,富有教养。铬合金进气栅般的牙齿闪动起来。

“小发发,先要支付费用,然后你再拿钱。没商量。不可(客)气。”

“你会把护照还给我吧?”

“完全正确。你共(工)作,你拿护照。你不共作,你没护照。有人上基辅看你妈妈,说爱丽娜不好好共作,给她弄大麻烦。”

“我听说,在英国……”

“英国是个变化,小发发。现在,在英国,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英国可不像你在学校书本上读到的那样。”

我想狠狠地撞向《让我们来说英语》中的布朗先生——如果他就在这儿的话!

“你的英语说得棒极了。俄语可能也很棒吧?”

“英语,俄语,塞尔维亚-克罗地亚语,德语,各种语言我都行。”

这么说来,他把自己当成语言学家了。OK,让他说下去。

“你不是沿岸这些地方的人吧,我觉着,沃尔克先生?”

“你觉得我是哪儿人,我就是哪儿人,小发发。”他在后视镜中

冲我狡黠地挤了挤眼，亮了亮银牙。然后他开始左右摇晃起脑袋，像是要把头皮屑甩掉似的。

“这个，你喜欢？让女纸(子)着迷吗？”

我愣了一会儿，这才意识到，他指的是自己的马尾辫。这在他看来是在调情？若是说起吸引力，我会给他打零分。对于一个缺少教养的人而言，他无疑有些自高自大了。多可惜，妈妈不在这里来纠正他。

“这绝对令人无法抗拒，沃尔克先生。”

“你喜欢？嗯哼，小发发？你享(想)摸吗？”

那条马尾巴上下翻飞起来。我屏住了呼吸。

“来啊，哦哦。你可以摸它的。来啊。”他怀着腻得痒人的激情说。

我伸出手，它们依旧是油渍渍的，散发着薯片味儿。

“来啊。让你快活快活。”

我碰了碰它——感觉它就像是老鼠尾巴。随后他晃起了脑袋，它就像一只活老鼠似的在我手下抽搐起来。

“我听人说过，女纸们抗拒不了这样的头发，它会让她想起男人的根根。”

老天爷，他现在到底在说些什么呀？

“根根？”

他用手指比画了个粗鲁的手势。

“甭怕，小发发。它让你想起男朋友了。啊哈？”

“没有，沃尔克先生，因为我没有男朋友。”

我立马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但这太迟了。那些话就那么脱

口而出,再也收不回来了。

“没男朋友?这朵小发发怎么没男朋友?”他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温热的薯片油脂,“呃。也许这样一来对我是个好名堂?”

那是个愚蠢的错误。他逮到你了。你被逼上了绝路。

“也许有时候我们弄个好名堂,嗯?”他喷着烟味儿和烂牙味儿,“小发发?”

透过黑黢黢的玻璃,我可以看见林地快速向后掠去,阳光灿烂,树影斑驳。我要是能从车上一跃而出、滚下草堤、钻进丛林该多好。可是我们的车速太快了。我闭起双眼,假装睡着了。

我们在沉默中开了大约二十分钟。沃尔克又点上一支烟。我透过低垂的眼睑观察着他,他正弓腰坐在方向盘前吞云吐雾。喷烟。熏臭。喷烟。熏臭。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?然后,车轮下发出沙砾的嘎吱声,随着最后一次猝然的趔趄,这辆黑手党汽车停了下来。我睁开双眼。我们停在一座屋顶陡斜的漂亮农舍前,屋前是个夏意盎然的庭院,一块草坪斜向一条水位清浅、波光闪动的小河,草坪上摆放有桌椅。这正是英格兰该有的样子。我心想,现在,终于,会有正常的人了;他们将会对我说英语;他们将会给我茶喝。

可是他们没有。相反,一个身穿脏衣服、足蹬橡胶靴的矮胖的红脸汉子走出屋子——农场主,我猜——他把我从沃尔克的车上接下来,咕哝着一些我听不明白的话,但很明显不是在邀请我喝茶。他同样粗鲁地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,就好像我是他才买来的